

很多人不写信了。等信的快乐没有了。拆信的快乐、读信的快乐也没有了。

这三句话写下来,就证明我真的是老了。记得年轻的时候,我拥有过许多写信的快乐、拆信的快乐,还有读信的快乐。那时候,我的乡村学校靠近邮电所,为了等信,我会主动陪同邮电所的老师傅一起到轮船码头,陪他等那从县城过来的邮包。

秋冬的时候容易有雾,轮船就来得很迟,有时到深夜,我也陪同老师傅等到深夜,和他一起用板车将重重的邮包运回去。我拿着封了锡封的邮包,真的是满满的期待。再看到邮递员剪那邮包的锡封,我在寂寞中等待的心就狂跳起来。今天有没有我的信件呢?今天这一堆信件中会不会有我期待的远方来信呢?

那时候,等信的快乐、拆信的快乐和读信的快乐都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。现在,这样的日子没

有了。在轮船码头等邮件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。好在我还能够享受到读信的快乐。那些留在人间的旧信里是有倾诉的,有呼唤的,有眼泪的,有脉搏的,更有心跳的。

我最爱读的一封旧信叫《报刘一丈书》。真的是时读时新。这封信快500岁了,这是我的老乡——江苏兴化人宗臣在当年的北京写的。宗臣是嘉靖七子,正在北京做官,他这封信是写给老家人的旧信。收信人叫刘介。宗臣讲了很多当时的现实问题,有些笔法完全是小说笔法,比如信件中那个门者的形象真是呼之欲出。

在《报刘一丈书》的最后,宗臣说:“乡园多故”,他还说“客子之愁”。

宗臣真是了不起啊,“乡园”一天天空虚,而“客子”无法回去,即使“回去”也无法消除发自内心的“愁”。每每读到这里,我

三封旧信

庞余亮

心中的“客子之愁”也就不由得弥漫开来,宗臣好像是替我写的一封信,也好像写给我的,现在的我就是那个刘一丈啊。

我还有个老乡,叫郑板桥,他直接写了一大叠《板桥家书》。那是200多年前的旧信,郑板桥在山东范县做官,他给兴化的堂弟郑墨写信。

我喜欢读的是他写给郑墨的第四封信,题目叫《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》。

郑板桥在信中讲了家事,也说了自己的乡愁和情怀。

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——

“天寒冰冻时,穷亲戚朋友到门,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,佐以酱姜一小碟,最是暖老温贫之具。暇日嚼碎米饼,煮糊涂粥,双手捧碗,缩颈而啜之,霜

晨雪早,得此周身俱暖。”这里面有我们老家的待客食谱。炒米。——这是兴化的古法炒米。

酱姜。——这是兴化垛田上的生姜腌制的。碎米饼。——这是节俭人家的待客硬件。

糊涂粥。——这是穷人家的早餐。

郑板桥不仅写了食谱,还写了我们老家的众生:“双手捧碗,缩颈而啜之。”

每每读到这里,我总是有口水,还听到了在“霜晨雪早”的季节,我们老家全村庄喝糊涂粥的声音。

这“暖老温贫”的背后,有文人的情怀,有卑微的祈愿,这祈愿是接地气的,生了结实的根系的。

和郑板桥一样,我也喜欢读汪曾祺的信。汪曾祺和我父亲同龄,读他的信就像是读父辈的信:温暖,调皮,忧伤,还有沧桑和寂寞。

有一封信就是汪曾祺写给老同学老朋友朱德熙的。

朱德熙是江苏苏州人,古文字学家、语言学家、教育家,是汪曾祺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和好友。在西南联大,汪曾祺失恋,

是朱德熙安慰他,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,换了钱,陪汪曾祺喝酒浇愁。1977年9月7日,那时汪曾祺的《受戒》《异秉》《大淖记事》还未面世呢。等待命运之舟转弯的汪曾祺给朱德熙写了一封信,信中讲了许多生活琐事,汪曾祺讲得最认真的一件事,是自己的厨艺。

“近三个月来,我每天做一顿饭,手艺遂见长进。”

“最近发明了一种吃食:买油条二三根,掰开,切成一寸多长一段,于窟窿内塞入拌了碎刺的榨菜及葱的肉末,入油回锅炸焦,极有味。”

接着,汪曾祺补充说:“嚼之声动十里人”。

对于这个“声动十里人”,我特别感慨。写信的日子里,是汪曾祺先生生命中最为特别的日子,那时一直有把无形的寒剑悬在他的额头上。汪曾祺先生说不出,也不能说。他只能做饭,研究厨艺。

“嚼之声动十里人”——多么孤独,多么寂寞!这孤独和寂寞里有随遇而安,有属于汪曾祺的趣味美学,更有我那湿漉漉的平原上接近黄昏时分的苍凉。

因为这样的苍凉,我更加爱我们的汪曾祺先生了。

我是一个压根就不会烧饭,连老抽和生抽都搞不明白的上海男人。有人问我,你那么喜欢吃,却不会做饭,会不会很遗憾?我说,不会就是不会,样样都“来三”是不现实的。但有一样食物我还是会弄的,那就是炒饭,尤其是以蛋炒饭为基础再加各种辅料的杂烩炒饭,我还能糊弄一下。

但即便我再怎么努力,做出来的炒饭总是黏搭搭的,始终做不到像饭店里的炒饭那样,香气扑鼻,米粒蓬松。为此我也试着进行改进,譬如把米饭放在冰箱里,拿出来后,尽可能地先把米饭弄得蓬松些。还有一种说法,说可以把弄蓬松后的米饭先放在搅拌均匀的鸡蛋液里浸一会儿,让蛋液包裹了米粒后再炒饭,就可以达到“黄金炒饭”的水准。这些方法都试过了,效果一般,后来我总结下来大概是我油放得太少了。于是再一次做炒饭的时候,便尽可能多放油,油热了之后先放蛋液,再倒米饭,再放各种肉丁、火腿丁。如此一来,每次吃炒饭吃不完,碗底都留了好多的油,且吃的时候必须搭配酸黄瓜或者榨菜,否则实在油腻得吃不下去。再后来,我又发现,还是得多放鸡蛋液,把鸡蛋炒得七七八八了,再放辅料,胡萝卜丁、生菜丝啥的,也得多扔点进去。但东西一多吧,家里的锅就显得小了。我看饭店里做炒饭,烧饭师傅都是用大锅猛火,还得把锅“颠”起来,一把大勺子哗啦啦地让米饭在锅里上下飞舞。我有样学样,结果锅里的炒饭有五分之一飞到了灶台上,还差点把燃气灶给敲坏了,可见“勿来三”就是“勿来三”。

人一旦承认了自己的不足和无能,生存的空间不是狭窄了,而是放大了。至少在我这里,真的是做到了心远地自偏,少去了很多烦恼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请客吃饭碰到点主食,我就喜欢点炒饭,什么澳门炒饭、咸鱼粒炒饭、酸菜炒饭,样样都好吃。小摊上的炒饭,我也吃,亲眼看着那些饭粒在大铁锅里跳舞,真是心情愉悦。然后,一口接一口,我感觉它们就在我嘴巴里继续跳舞,比在大铁锅里跳得还开心。

作为亚洲人,米饭是我们的主食,衍生出来的各种炒饭,虽有小小差异,但取的还是“大同”。譬如你到美国出差,时间如果长,自己又不会做饭,我个人以为,去大街小巷各种泰国餐馆吃炒饭,是最不会出错的。但有时候吧,也会发生一些小插曲,十二年前我第一次在美国的泰国餐馆吃炒饭,一个人去的,硬是没看懂菜单。炒饭叫fried rice,这个我是晓得的,但这个炒饭一栏后面,标了三个字母,分别是S、M、V,然后对应三个价格。我心里猜想,大概就跟咖啡一样,有小杯、中杯、大杯之分,这里的炒饭也分大中小。但为什么小份S炒饭的价格要比大份V炒饭贵呢,是不是他们想薄利多销,但逻辑上又好像说不通。这两年流行人格测试,把人分为I人和E人,我是个典型的I人,反正在那一刻,我这个I人就是拉不下这个脸,不想被人嫌弃连个炒饭都不会点。于是,我就点了中份的M炒饭,结果炒饭端上来,饭量充足,一份“中份”炒饭着实把我吃撑了,且里面的小肉块香极了,太好吃了。后来没过几天,我又去这家泰国餐馆吃炒饭,想着上次中份炒饭都吃撑了,还是老实点,点个小小份炒饭吧。结果,炒饭端上来,量还是那个量,但里面的内容变了,有虾仁、鱿鱼丝和干贝。就在那一刻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S、M、V这三个字母其实代表的是海鲜、肉和蔬菜,压根就不是什么小中大,我真的成了个“洋盘”。

虽然从减肥营养学的角度出发,各种炒饭的热量是“炸弹”级别的,但真的好吃啊!我最近一次关于炒饭的深刻记忆,来自仙霞路东方出版中心大楼负一层的白领食堂。那来自白领食堂有一道牛肉炒饭,简直可以被称为“惊艳”。尤其是当你坐在负一层的餐厅里,眼睛看不到窗外的风景,因为负一层是没有窗的,于是,你的眼睛里只剩下食物。但这道牛肉炒饭,从眼睛到胃,都足够把人征服。我连吃好几碗,边吃边跟身旁的大楼主人说道,你这里的牛肉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!大楼主人的眼神里流露出几分得意,但说话的口吻一如既往地沉稳持重,说道,确实,大家都说我们的炒饭很有特点。

看戏

汤炳生

母亲走了三年,我还没到上学的年龄,姐姐就出嫁上海了。父亲做点小本生意,隔三岔五地要在上海过夜处理生意场上的事,于是他去上海时便把我也一起带上。在处理完手头的业务后,父亲就带我去看戏。父亲常去的地方大多是当年人山人海的游乐场所,如大新公司、先施公司和大世界。那时我人小是免票的,父亲也没多花费用。记得我头一回看戏是在先施公司的一个京剧场子里,那开场锣鼓敲得人精神振奋。大幕拉开后,在聚光灯下,戏台上的人们尽是些红黄蓝白黑的脸面,有的整个脸上五彩相杂。那一阵紧似一阵的锣鼓,那厮杀中的刀光剑影,在刀光剑影中倒下的人……

像我这不买票不占座的小孩只能在父亲的两腿之间跪着,睁大了眼睛,屏住了呼吸,看着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。接下来演的是文戏,那音乐那唱腔,让我打了个呵欠入眠了。

后来去看戏,父亲会指点着台上对我说,这是个好人,那是个坏人;左面那个戴孝的是母亲,旁边两个是她的儿女;跪在地上的人叫岳飞,站在他身后用针在背上刺字的是他的母亲,她给儿子刺上了“精忠报国”的字样……当年父亲对我说的话都很浅白,但我似懂非懂,不过从此也慢慢地喜欢上了文戏。

有天早上,父亲对正在上私塾的我说,我给你烧好饭菜去上海,晚上一定会回来,你先睡。我知道父亲一定是为生意场上的事。但是我猜错了。依稀记得那年盛夏,父亲在家门口的街边乘凉,邻居们都围坐在他周围,他摇着蒲扇,说话时那个兴奋劲让我难忘:嘿,这次我是特意去上海看梅兰芳他们的《龙凤呈祥》的,这么多名角组成的班底,如果不去看,下次绝对没有机会看了。父亲得意地扳着指头:梅兰芳自然演孙尚香,周信芳先演乔玄后饰鲁肃,盖叫天演赵云,张少甫演刘备,赵如泉演张飞,姜妙香演的周瑜,何润初演的吴国太,就连那些跑龙套的也都是名角……邻居们说这个空前绝后的演出规模,也让角儿们赚大了。父亲说知道吗,他们三天日夜演了六场戏,收入了一亿八千多元(旧币),他们是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义演的,所有收入用于购买“京剧号”飞机……

我在看戏中步入了青少年行列后,也慢慢地知道,前朝历代各阶层各式人等,诸如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及底层的穷苦百姓,都由戏台上的生旦净末丑分别扮演,他们演绎的故事无一不是反映忠孝节义和忠奸是非的。后来我虽然也看昆剧、越剧、锡剧,但他们也都无一例外地演绎着家国情怀或家庭的伦理道德,尤其是那些催人梦醒又脍炙人口的近现代戏……忽然想起鲁迅先生小时候在家乡看的社戏,也想起在各地景点中看到的那些古戏台,那些名门望族、富家大院的建筑群中以雕刻戏曲人物装点显眼处娱教后人。我坐在台下看着台上演着前朝人的戏,看那戏中的酸甜苦辣、战火狼烟和生生死死;我们的后人也会看我们的戏。都说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,我倒认定人生是戏,戏是人生。

空调!”我哭笑不得,“很遗憾,这道题你得分为零,不过算出太阳高度角也算有点用,结合我们并非严格坐北朝南的房型,下午四点钟开始会有一段时间西照,而我们北面共有七扇窗,其中两扇没窗帘,这导致温室效应严重,所以我的方案是给那两扇窗加装反光隔热遮阳帘,告诉我为什么?”

儿子明显有点不自信了,“为了环保?缓解温室效应,减少空调的使用?”我点头,“遮阳帘倒是好办,我马上让你妈在网上买,但物理降温远远不够,你凭什么认定这是一道物理题?心静自然凉的道理懂吗?”

儿子挠头,“听说过,但不懂,老实说也不太信。”看来他只信空调。我说:“高温让人内心烦躁、焦虑,导致心跳加速、血压升高、出汗增多,越躁越热,越热越躁,但如果能保持内心平静,效果就是相反的,这是一个心理暗示与情绪调节的过

程,需要心理和生理相互配合,相互作用。”

“那怎样才能保持内心平静呢?”“下围棋?试试看好吗?”儿子眸子一亮,“好啊!”

转脸工夫儿子已摆好棋具,打开空调,并取来冷饮。我打开手机,显示室外温度为38度。我说:“我们现在是要验证心静能不能自然凉,你空调吹着,冷饮下肚,还怎么验证?吹电扇吧,如果验证无效,再开空调也不迟。”

尽管儿子听话,照办了,但若非亲身经历,静心的魔力可不是一个刚过完15岁生日,从小饭点未到觅零食,冷热都要开空调的孩子所能领悟的。手谈布局在舒缓的432赫兹静心音乐中展开,挂角与一间低夹定式后迅速进入中盘,两条“大龙”纠缠厮杀。随着盘面越来越焦灼,双方进入深度推演与心算,频现长考,周遭环境从视野中隐



暮色 (纸本水彩) 侯孟妍

想象力到达的地方

柴惠琴

闭上眼睛,扔了手机。我困了,需要睡觉,仿佛已经在空中飞翔,仿佛金红色的火焰熊掌,一切的有形都在烈焰中变异。晕眩状态产生出平常不可能的感知觉,接近于梦。眼前有光,光有穿透力,是关灯之后视觉残留,需要梦中的火焰引燃。

在我看不见的夜空里,风努力推着云,推到云散,推到雨雪落下来。你看,我想象力能到达的地方,最远不过是深邃天空。睡下去的时候,身体想要休息,向往极致的静默与安宁,而思维却在同时变得不受控制,从理性到漫漶。

去,我们沉浸在黑白世界中无法自拔。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过去了,儿子执黑中盘胜。我再次点开手机,冷不丁问他,“热不热?现在外面39度哦。”儿子一惊,“呀,把这事忘了,一滴汗也没出啊。”言毕兴冲冲去隔壁房间取来平板电脑,实拍了一张盘面照,分享到朋友圈:终于赢了我爸!下围棋果然可以降低能耗,全用在增加算力上了呀。

出乎他的意料,从得到的反馈来看,似乎家家都有“解暑独门秘籍”,有的同学开启了全家暑期阅读,有的则在琴棋书画中收获凉意。我笑,“现在懂了吧?最好的解暑办法是保持全身放松,让血液循环更加顺畅,更有效散热,同时转移注意力,减少对气温的关注。”

我听到了夏天的寂静。我开始珍惜夏天,珍惜不怕热的亲人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心静自然凉 责编:殷健灵

